

南山出现在窗口,这是海岛的制高点。松林是它的毛发,起风时,它一改平日的呆板,仿佛一头猛兽,要冲破窗口的玻璃。正午时分,南山的背阴处一片黑暗,那是巨鲸的脊背,笨拙而又孤单。雨季到来时,山上的雨水带来了半透明的砂砾,那是山石中的矿物,正随着流水消磨,匆匆去往别处。

水流的源头,是山顶龙王庙的方形院落。夏日的午后伴随着暴雨,乌云罩住了龙王庙,闪电出没在梁柱之间,喷吐火舌。古柏的斜枝被雷击中,雨水中夹杂着黑烟。大殿的屋檐切断雨线,檐下悬着透明的瀑布。龙王庙的院落承接雨水,大雨一直下到傍晚,水位高涨,院里变成池塘。若从高处往下看,一座小小的方盒之内激流涌动,水面起了旋涡。墙角下有一条残损的木龙,原本是门楼上的构件,浑身涂了金粉,尾巴不知去向。此刻,木龙活了过来,随着洪流忽上忽下。云中电光一闪,院里骤然明亮,木龙旋转着,摇头摆尾,身上的金粉也发出光芒。

大水从侧门旁的泄孔喷薄而出,所过之处,地面的泥土冲散,露出砂质的内瓤,形成溪流。水势来得激切,转弯时溢出了地面,折来折去,跌向山后的深谷,沉降在水潭中。到了枯水期,荒草遮住水道,上山的人稍有不慎,就会失足摔倒。

龙王庙荒废了。庙门外,石碑倒在地上,从中间断为两截。碑上刻着四个字,云腾致雨。落款的小字风化剥落了,也不知出自哪位古人之手。雨字还别出新意,代表雨滴的4个点稍嫌不足,又添了36个点,排为纵向的4列,每列10个点,作雨滴之形,摇曳而下,各自裹挟着风声,乃至雷鸣。它们模拟了许多年前的一场大雨,石碑裂缝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那时的龙王庙,每天都要迎来一阵热闹。山下就是海岸,渔船归来,停靠在码头,渔夫们都扛着橹上山,他们的身子将龙王庙的院子填满。为了出入方便,他们把扛着的橹举起来,橹叶暴露在空中,海水还没干透,水滴沿着手柄流淌。橹在他们手里不偏不斜,垂直于地面。他们俨然是仪仗队,双手擎着旗袍伞盖,排成长队,从高大的门楼里穿过。其中有一位举得高了,橹叶碰在门框,他赶紧向下收了一收,漫长的队伍在他这里略作停顿,随即恢复了流畅。

橹是船的钥匙——这钥匙显得笨重了些,却和钥匙的功能相近。船的行动要靠橹推进,归航时把橹收走,就不会有人把船偷去。橹竖起来有一人多高,有着不易觉察的弧



## 龙王庙

□盛文强

度,以便叶片伸进水中。细长而又光滑的木柄,到了中部开始加宽,延展为扁平的叶片。这是一条不知疲倦的鱼尾,橹柄有圆孔,固定在船尾的球钉上,这是橹的支点,手柄由一条绳索向下牵引,使橹不至于坠落水中。渔夫挂上橹绳,扳动橹柄,橹叶在水面一出一入,把船后的水推走,不多时,船就到了海湾里。橹在水上掘进,船变成了黑点。

渔夫的橹寄存在龙王庙,由专人看管。靠近东墙下,有三条支架,上面各跨一根圆木,高可齐胸,渔夫将橹斜靠在圆木上,挨个排开。那时的橹真多,密密匝匝的三排,手柄撑着地,橹的叶片斜着指向天空。

渔夫下山了。这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鱼虾在港口卖掉,每个人手里拿着网兜,那是自家留下的鱼,网兜里的活物在冲撞,他们全不在意,倾斜的山坡让他们步履匆匆。他们已经不年轻了,下山的路上,他们互相追逐,当他们回头时,见龙王庙在身后缓缓升起。

龙王庙的大门合上,夜晚降临。只要看看院子里有多少

支橹,就知道码头停了多少条船。在海湾中穿行一天,橹叶拨动过整个海湾,却不及橹柄在双手上的磨损多。夜深了,龙王庙里熄了最后一盏灯。橹斜倚在支架上,俨然一簇新生的丛林。它们在庭院里独自享受着月光,影子交错为黑网。月亮升上墙头,火柴盒般的院落斜切为两半:一半被月光照亮,另一半则陷入黑暗。来自海船上的橹,翻过山冈,在夜晚聚集,它们身在明亮之中,在月光中晒干身上的海水。在山下,停泊在岸边的渔船,随着波浪起伏,渔夫都回家了,满船的月光无人照料,只有山下的波浪拍打礁石。

曾在夜里来到山顶,龙王庙的大门虚掩着,推开一扇,见满院凛冽的白光,整整齐齐的三排橹卧在那里,浸在月色中。不敢打扰它们的睡梦,合上门,原路退回。下山的路黯淡无光,月色留在山上,唯独溪水明亮,在黑暗中静静流淌。龙王庙的飞檐出现在山顶的树丛中间,仿佛黑纸剪出的轮廓,密不透光。一次秘密造访,几乎毫无所得,却成为记忆中的精神事件。我还记得那院子内部明亮如同白昼,橹的黑影交错,冷硬的直线,还有影子落地时惊心动魄的弯折,一切都锁闭在高深的院落之内。

隆隆作响的马达,清早便在海面上聒噪,木船一夜之间不见踪影。龙王庙的院落,成为记忆重拾之所,昔年场景封存在那方盒之内。雨水还记得这旧院落,依旧在午后降下,人们在午睡中,毫无知觉。

龙王庙里草木疯长,暴雨过后,蒿草叶间还滴着水珠。刺猬出现在院内,行色匆匆,在杂草间寻路,对它而言,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刺猬身上的芒刺划破了草茎,淡绿的汁液从创口渗出,滚圆的一颗。再寻那只刺猬,已经不见踪迹。破败的院落里,总有些野物出没。还有两支橹留在草丛中,它们的主人没来领取。一支橹靠在墙上,另一支落在草丛,从中间断成两截,手柄上布满绿苔,一丛新发的蘑菇铺满了橹叶。两只喜鹊从空而降,落在蘑菇丛中,只顾低头啄食,享受着饕餮盛宴。

龙王庙仍在岛屿的最高处,抬头便能看见它。它无处不在,与我们的生活若即若离。终于有一天,龙王庙的灯光在半夜里亮了又灭,方块的亮斑从四周开始塌陷,消失在黑夜里,从此不再亮起。



## 横琴的乐章

□史佳丽

从金湾机场出来,坐中巴前往横琴岛去。11月下旬的珠海依旧如夏日一般,沿途鲜花盛开,绿意浓浓,驶过的开阔笔直的大道像行进在花园里。人们大多短衣短袖。羽绒大衣裹着北方的寒气,没出机场就被我紧紧地塞进了旅行箱里。

到了温暖如春的地方啊!来珠海几次,还真没到过横琴岛。第一次在1992年前后,印象中出珠海市区颠簸的路上,路标上见到过“横琴”。当时西区正在大开发,公路在修,或坑坑洼洼,或泥沙混杂,泥塘和东倒西歪的香蕉树构成路上单调的风景。再后来,从拱北出关,知道还有一个横琴口岸,对我来说,横琴口岸比横琴名气大。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经过连接陆岛的横琴大桥,到了横琴公社。直至此时,我对横琴在珠海的方位还是一无所知。横琴管委会副主任吴创伟介绍,原来这里是顺德管辖,顺德人在这里填海造田,把大小横琴岛连接为一体,珠海成为特区后才划归过来。如今,拥有106.46平方公里的横琴新区是继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肩负着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4次来这里,是“特区中的特区”。

在横琴规划展厅,一进门的电子显示屏上方“横空出世,琴鸣天下”两排字豪气尽显。从展厅的规划中可见,横琴岛的规划布局既观照了与澳门紧邻的地理位置,又综合了横琴岛的自然生态,强化了高科技创新产业区域,为粤澳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可能。

站在横琴总部大厦33层,横琴岛的全貌几乎尽收眼底。没有亲自站在这里,也无法想象横琴岛与澳门之近:连接澳门与横琴岛的莲花大桥就在不远处静静守候着;再往右看,容纳1万人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在河边的朝阳里熠熠生光,把澳门大学从旧校区里分流到多功能先进的新校园中来,让更多的澳门学子享受高等教育。澳门特别行政区以租赁的形式取得对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土地使用权,新澳门大学虽然坐落在横琴岛,但有一条路连接到澳门,不用过关,学生老师自由往来,非常便利。

环顾四周,一座现代化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新横琴就在眼前。横琴的管理者们非常智慧,这在随后访问的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体现得最为明显。澳门的面积仅为横琴的三分之一左右,十多年前横琴岛上的户籍人口也就3000多人,以前他们大部分是去澳门打工为生,如今来这里生活的澳门人就有6000多人。

没有梧桐树,哪能引来金凤凰?横琴发展了,管理者把澳门先进的社区建设文化引入横琴。办事处的主任助理介绍,“提供优质及多元的社会服务予横琴居民,以提升其生活素质和福祉”是办事处的使命。在设定的7个工作目标中,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质是最重要的目标,其次是儿童和青少年,第三是强化家庭的核心功能。

服务中心里多功能教室、手工室、康复室等等,设备齐全。通告贴出的各种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课程表,种类繁多,满足了多种兴趣爱好者的需要。还有人性化的设置,比如安在洗手间坐厕边的橘色紧急呼叫按钮,醒目又贴心。参观服务中心的那天恰好是周末,赶上孩子们兴趣班的下课时间,他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欢快跑出,一间教室里正在上音乐课,歌声飘荡,生活快乐而幸福。

在横琴岛,最让我兴奋的就是星乐度·露营小镇了。这里是首个“中国房车露营旅游示范基地”和广东省首个“国家标准试点验证基地”,有近150套各具特色的露营单元。这个占地200多亩的露营地,不仅有简单的住宿,还有一个6.5万平方米的超大无动力游乐场,全龄段创意游乐,主要锻炼体能和身体素质。有着多年酒店管理经验的郭总精干,精明、结实,他做这个游乐场项目基于一种情怀。他不想让孩子们成为弱不禁风的书呆子,健康的体魄是一切成功的前提。这个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安三线企业长大的老总,有着军人的干练。他每天早起跑步一小时,每天都在小镇里转。2021年因为疫情,他们从大年初四开始成为了疫情时珠海的隔离酒店,一直到6月才完成任务,7月恢复了正常营业。

当然,横琴岛最养眼的是花海长廊和芒洲湿地公园。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是樱花木棉花期最盛的时候。这种由南美引进的树种,移居在这里竟然没有一点水土不服,招摇地绽放着展示自己的魅力。朋友圈里北京、河北下起了雪,提醒着我现在是寒冬季节,可是我确实体验着夏衣站在温暖如春的横琴街头,是的,这是横琴的春天,万物勃发的横琴之春。

大气崭新的横琴,高端创新的横琴,多元共生的横琴,风光旖旎的横琴,生机盎然的横琴,叫人怎能不爱她。



## 云天里的苗寨

□粟远和



从泗水沿曲折的通村公路蜿蜒而上,车在连续无数次的急转弯后,我终于见到了云天上的小岩底苗寨。

小岩底因居于石山之下而得名。这是一个背靠大山的苗族村寨,层层梯田从山脚往上延展,苗寨就这样被梯田烘托到云间,在远离喧嚣的山上,依偎在苍山的怀抱,苗民过着世外桃源般安详闲雅的生活。

第一次去小岩底,是暮春时节。到达已是下午4点多,刚把车停好后,便迫不及待跨步到观景台前,伫立远眺,群山逶迤,天空白云如蓬松的棉絮,轻悠悠地飘着,斜阳的柔光均匀地洒在梯田上,如镜的水面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在目光所及的梯田尽头,几位穿红着绿的女子,在游道上肆意奔跑跳跃,如几只斑斓的蝴蝶飞舞,使傍晚静谧的田园风景骤然灵动起来。

次日清晨,天空有些灰暗,但见梯田下的山谷,却有茫茫白雾,往下俯视,真有云天之上的感觉。虽朝阳躲而不见,但云海缥缈,山形隐现,足以满足我赏美的心绪。

再次到小岩底,却是中秋稻谷金黄时,这时的小岩底完全是浸在黄色的暖调中。那片梯田,宛若一块宽大的金黄色锦缎,肆意铺展在山腰上,尽显秋季里最靓丽的色彩。而西侧的罗汉果基地,却又是绿意盎然。藤蔓绿叶下,悬挂着一个个圆圆的、带着一层绒毛的果实,因未成熟,果皮还是嫩绿色,像一群稚嫩的婴儿,十分叫人喜爱。这一黄一绿的色彩,既是小岩底的主色调,亦是小岩底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印象里,春日的小岩底,就是一位隐于罗纱里的闺秀,而秋季的便似成熟丰腴的女子,最易引发出无限遐想。

两次留宿小岩底,其实,除了对自然风光的赞叹,质朴勤劳与不甘屈服的苗民们,更令我生出敬佩。

苗家人历史上从北迁徙而来,一路历经苦难,在困境中谋生存,他们希望彻底改变命运,更是向往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古时,小岩底有人便怀揣“唯有读书高”的念想,囊萤照书,却终成正果。清朝时期,小小的苗寨竟出了两位名噪一时的相公。从那时起,苗家后人就继承先辈崇文成才、刻苦求学的衣钵,节衣缩食,读私塾,进学堂,以求一日出人头地。有位老者告诉我:寨前这片田就是一张书桌,田边那棵白蜡树,是夜里为学子照明的蜡烛,而树下的那块巨石,便是一方古色古香的大墨砚。仔细一看,还真如他所云,形意均有。但此时,在我的眼里,那片稻谷金黄的田,却酷

似翻开的书页,窄窄的田垄是苗民先祖留下的行行文字,记载着小岩底苗寨的过往历史和峥嵘岁月。但又更像一排排写意的诗行,用色彩吟诵着苗寨的今世辉煌与苗民的幸福生活。

那晚,我和与刚认识的一位苗家兄弟坐在室外,沐融融的月光,闻稻谷的清香。苗家兄弟借着夜色,向我透露小岩底苗寨的很多新奇事。小岩底青山秀水,故灵气十足。至今,全寨考上大学中专的有32人,并已经全部在外工作。一个总人口只有130多人的山里苗寨,考上中、高等院校的居然占人口数的23%,如此比例,实为罕见。我想,除苗家子弟生性聪慧外,骨子里决然潜藏着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力量。现在,这些在外工作人员如候鸟巢,时刻都在关注家乡的变化,为家乡发展献上良策。

问及苗寨产业发展如何?苗家兄弟告诉我:近些年,乡亲们利用地势开阔、光照充足、水源丰富、土肥地沃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大力种植富硒罗汉果、百香果和富硒红米,因地制宜创建了“红米稻花鱼”养殖基地,成立了“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大家各显神通,促使色泽如玉的小岩底富硒红米远走国际市场,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仪式展示活动,小岩底由此名声大振。大家抱团发展,合作共赢,日子在苗民的勤劳中,一天过得比一天好。介绍了苗寨情况,苗家兄弟稍停顿,便聊起了自己。

他说:两个孩子在外务工,家里只有他两口子。从2018年起,家里种植4亩罗汉果,两亩富硒红米,闲时也到周边做些杂活,每年下来,家里纯收入都不下8万元。他计划再过两年,将现有的木房拆除,重新修建一栋砖房,开办民宿,把空余的房间用以接待游人。

苗民腰包鼓了,思维也在改变,目光看得更远。而今,绕过山脚的龙城高速已开工建设,很快就会与包茂、厦蓉高速对接互通,那时山不再高,路也不再漫长。新的思路在脑海里滋长,他们计划利用归属桂林市辖区的优势,依托桂林大旅游圈,推出生态农业观光游、苗寨景观游和民俗风情游。眼下,梯田基础道路已经完成,当走在稻田间,看一串串架上挂着的绿色罗汉果,触摸沉甸金黄的红米稻穗时,就会感受到当下苗民生活的殷实与甜蜜。

饶有兴致的闲聊,似乎淡忘了时间。但凡远离喧嚣的山寨,夜间9点已算是比较迟了。仰望天空,星星眨巴的眼,似乎与我们一样,也已带着几分倦意。返回住处,在清凉的秋夜里,我与苗寨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原本天空覆盖大片浓云,当我与朋友准备下山时,浓云突然撕开一道裂缝,强光硬生生地从云缝里穿出,倾泻到等候收割的稻田里。瞬间,平淡的景物变得明暗凸显,层次分明,被强光照射的地方橙黄明亮,一片辉煌。

文学助力 乡村振兴

## 我与边陲小城的冰雪旅游节

□张甲进



看到冬奥会上的运动健儿在冰雪上拼搏,我想到了我与一个边陲小城冰雪旅游节的缘分。在中国地图的西北角,有一个叫作“额敏”的小县城,在蒙古语中它的意思是“马鞍”。别看它只是一座不起眼的边陲小城,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它还有一个威震中亚的别名——“也迷里城”。它是耶律大石率领契丹贵族举国西迁所建立的西辽政权首都,也是成吉思汗分封第三子窝阔台汗国的帝国中心……千年来她一直矗立于此,向往来丝路的客商游子们诉说着自己的荣耀与辉煌。

11年前,为推动额敏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旅游产业的繁荣,县委县政府安排有关部门,在地理位置优越、冰雪资源丰富且质地优良的乌尔喀夏山下的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野果林景区内开发了“也迷里”滑雪场,并于2012年12月举办了新疆额敏县首届冰雪旅游节。县委宣传部领导邀我为冰雪旅游节创作一首主题歌。虽然当时工作非常忙,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任务。为掌握第一手素材,宣传部安排有关人员,陪我一起到“也迷里”滑雪场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额敏的12月份是全年降雪量最多的月份。山区能达到一米多深的雪大部分是在12月份降落的。那时候还缺乏大型清雪机械,道路堆积有雪,不太好行走,所以一上班,我们就向“也迷里”滑雪场进发。

天阴沉沉的,鹅毛片似的雪花像白色的蝴蝶在天上飞舞着。公路两边的树枝上裹着一层薄薄的冰,变成了玉树琼枝,如同粉抹玉砌似的,树上挂满了毛茸茸的雪球,树叶上也托着厚厚的白雪,整个树看上去负载沉重,好像有点难以承受的样子。怪不得茅盾写了《白杨礼赞》来热情歌颂大西北白杨的挺拔伟岸、坚韧不屈,以展现西北人民与恶劣环境抗争的英勇精神。

汽车在公路上艰难地行驶着。30来公里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霍吉尔特乡政府驻地。我们稍事休息,喝了几口热茶,就步行向也迷里滑雪场走去。

从霍吉尔特乡政府远远望去,乌尔喀夏山被皑皑白雪包裹着,像银装素裹的仙女,娴静地躺在那里,美丽又圣洁。

走近滑雪场,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番景象,滑雪场大概轮廓展现在我们眼前。滑雪场已具规模,基础设施基本齐全。几排五颜六色的彩旗,在凛冽寒风中放肆地飘扬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仿佛在欢迎南来北往的旅游者和滑雪者。穿着各种滑雪装的人们,正龙腾虎跃地做着各种动作,展示着各自的风采。

滑雪原本就是年轻人的运动,滑雪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都是年轻人。他们穿着鲜艳靓丽的滑雪装,脚蹬长长的滑雪板,做着五花八门的动作:有的像凌空飞燕,有的像快捷的神鹿……表演着一个又一个惊险刺激而又优美矫健的动作,潇洒地挥洒着青春的激情。我正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这激动人心的场景,一个身着红色滑雪装的少女,像一束火焰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身边陪着我的宣传部同志说:今天是星期天,那是二中的哈萨克族女高中生。望着他们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我在心里默默地地说:年轻真好!

回到县城后,我休息了一天,经过构思、推敲和反复修改,3天后就写出了《额敏县首届冰雪旅游节主题曲》:

巍峨的乌尔喀夏山,热恋着冰雪的靓丽!  
奔腾的额敏河